

# 水生态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机制、问题与优化对策

## ——以颍上县淮河风情旅游廊为例

李艺文, 李智\*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南京 211100)

**摘要:**在乡村振兴窗口期下,以生态富民为引擎,以乡村旅游为抓手,乡村旅游与生态的联动开发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高质量路径。在此背景下,颍上县以水为媒,打造了水生态乡村旅游名片,有力地带动了乡村发展。本研究以颍上县淮河风情旅游廊为个案,探析水生态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情境。研究表明,水生态乡村旅游赋能下的乡村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社会效益,但赋能仍存在共生共建落实不力、文化传承力度薄弱、乡村经济发展缓慢等现实问题。为此,提出激活生态潜力、培育内驱动力、释放经济活力的发展思路,通过共享水旅游、构筑文化游、丰富休闲游三措并举,实现水生态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提质升级。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旅游;水生态;颍上县

中图分类号: F592.7; F3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877(2025)01-0091-08

##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Water-Ecological Rural Tourism: Mechanism,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Huaihe River Tourism Corridor in Yingshang County

LI Yiwen, LI Zh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ecological enrichment as the engine and rural tourism as the leve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ecology has become a high-quality pathway to empowe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is context, Yingshang County has utilized water resources to create a signature water-based ecotourism destination, effectively driving rural development. To analyze the practical situation of water-based ecotourism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the study takes the Huaihe River Tourism Corridor in this region as a case study. It is found that the countryside under the empowerment of water-ecological rural tourism has achieved certain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but the empowerment still exists such practical problems as in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symbiosis and co-construction, weak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slow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poses a development approach of activating ecological potential, cultivating internal driving force and releasing economic vitality. By implementing strategies such as sharing water tourism, constructing cultural tourism and enriching leisure tourism, the aim is to achieve water-ecological rural tourism empowers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high quality.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tourism; Water ecology; Yingshang county

自“两山理论”提出以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生态富民的发展理念成

为引领广大农村地区致富的新密钥<sup>[1]</sup>。然而,相对来说,生态富民主要是在狭义范围上对生态产品的经济功能进行开发,以实现农村农民致富。而如何提高生态产品开发层次以使其支撑乡村振兴,实现农村农民全方位发展成为亟需关注的议题。在乡村振兴政策窗口期下,乡村旅游因其关联性强等特征展现出全新潜力<sup>[2]</sup>,乡村旅游与生

收稿日期: 2024-06-09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B230207039)

作者简介: 李艺文(2000-),女,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乡村治理研究。

通信作者: 李智,男,博士,副教授, E-mail: lizhihu@163.com

态的联动开发或许能够成为纾困之道。鉴于此,以乡村旅游为抓手,解析生态型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赋能机制有一定的探索意义。

水生态乡村旅游以丰富的水生态风光和特有的乡土气息为基础,发展集环保、观光、教育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有着独具特色的吸引力。关于我国水生态乡村旅游的发展,现有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概述:第一,关于水环境对乡村聚落分布影响的研究。每一个农耕区域都可视为传统的水利社会<sup>[3]</sup>。水作为人居纽带,使得聚落具有附河流呈“线性”分布的特征,建议以流域为单位进行乡村规划<sup>[4]</sup>。第二,关于水生态促进乡村旅游的研究。从生态文明视角指出水生态为乡村旅游提供了大量的自然生态和生态风情,可供开发水上渔村、水上运动等项目<sup>[5]</sup>。从水利资源开发的视角指出通过开发“水生态-水景观-水文化-水旅游”四位一体的活力水系,打造乡村滨水景观,助力乡村旅游<sup>[6]</sup>。第三,关于水生态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研究。国内水生态乡村旅游模式主要包括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市场资源相结合型三种模式<sup>[7]</sup>。总体来看,尽管已有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但研究方向和内容上存在一定的偏好。现有研究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水生态、水环境的发展和规划,忽视了对水生态

乡村旅游整体产业发展的讨论;即使少数研究关注到了水生态乡村旅游,也多以哲学思辨式的宏观研究为主,缺少在微观层面对其现实发展开展研究,将其进一步与乡村振兴链接起来的质性研究更显不足。水生态乡村旅游在推进乡村振兴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水生态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情境如何?这是当前研究把握窗口期予以回答的应有之义。鉴于此,本研究以颍上县淮河风情旅游廊为案例,通过实地调研和二手资料收集,对水生态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存问题进行梳理,提出应予以优化的若干方面,以提高水生态乡村旅游开发层次,实现赋能乡村振兴提质升级。

### 1 水生态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赋能机制

在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中,人力、资本、土地被作为基础性生产要素,生态则被视为赋能性生产要素<sup>[8]</sup>。水生态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即是水生态开发联动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赋能过程,如图1所示,该过程以生态富民为引擎,以乡村振兴为抓手,积极响应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从而实现生态富民向乡村振兴质的跃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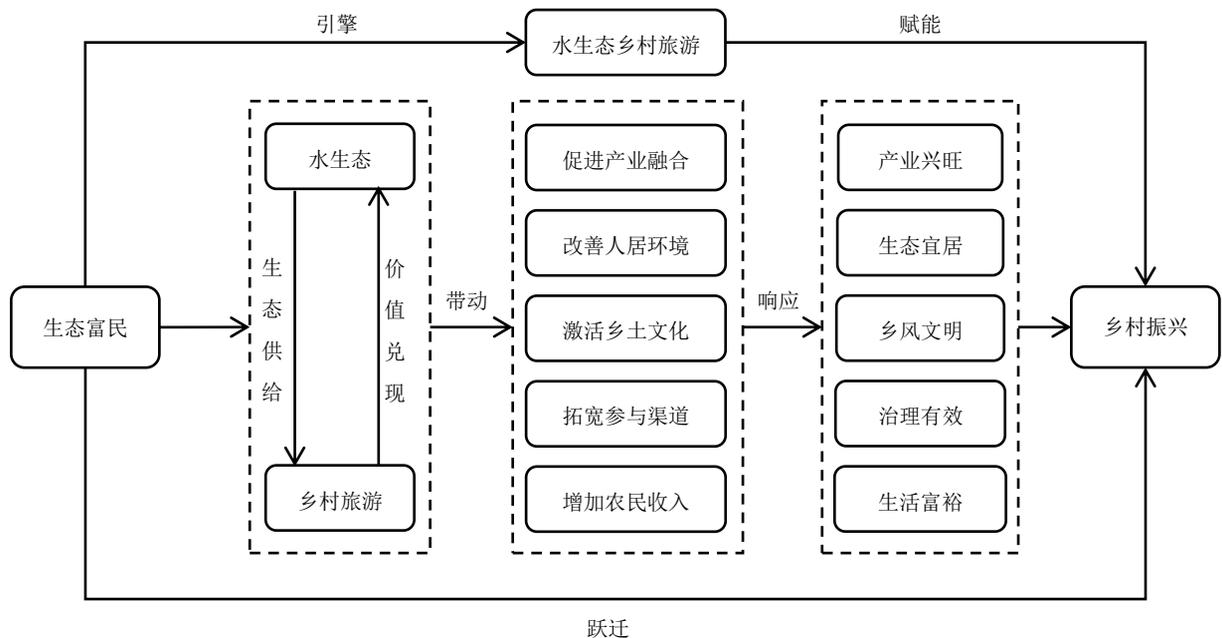


图1 水生态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

#### 1.1 促进产业融合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石。水生态乡村旅游依托生态优势衍生出较多产业,使隐藏在绿水田间的生态价值突破自然空间的限制,转化为经济价

值。主要表现在推动生产要素向乡村地区流动,从而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由于旅游业有着关联度高、综合性强等特征,因此水生态乡村旅游开发能够使旅游要素融入农业生态,进行农业生态

科技园等开发,实现农业旅游化;融合进农产品,使其转变为旅游地商品,进一步催生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的发展;融入乡村空间,衍生出住宿、餐饮、娱乐等配套服务产业。水生态乡村旅游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既创新了乡村产业模式,又放大了各产业的优势效益,积极响应了“产业兴旺”。

### 1.2 改善人居环境

目前,为实现经济效益,乡村旅游在一定程度上给乡村旅游地及其周边区域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sup>[9]</sup>。而水生态乡村旅游的独特性在于旅游过程是对绿色水生态的展示和传播过程,其与生态环境的共存共荣在无形中要求政府和村民严格树立保护生态的意识,以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为打造绿色生态空间,水生态乡村旅游需持续整合生态资源、改善生态环境,这一过程客观上也美化、绿化、净化了农村人居环境。水生态乡村旅游保障了乡村公共空间的生态环境健康,积极响应了“生态宜居”。

### 1.3 激活乡土文化

乡土文化是乡风文明的根源和基础。与喧嚣繁忙的现代都市氛围相比,乡土气息构成了乡村旅游对城市游客的最大吸引力。为满足游客精神文化需要,水生态乡村旅游需持续挖掘和保护乡土地域的风俗、礼仪、饮食、水文化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复现。对乡土文化的复兴和传播过程不仅为乡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注入新动能,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村民的文化自信、重塑村民的精神风貌,积极响应了“乡风文明”。

### 1.4 拓宽参与渠道

水生态乡村旅游推动乡村从封闭的自然经济走向开放的商业经济,在产业发展中,要求村民主体参与并形成管理秩序。一方面,为了提供更好的经营和获取收益,村民会自觉接受政府、乡村及景区的培训和教育,从而提高个人素质和形象,增强适应社会现代化生活的技能和水平。另一方面,在乡村与外界的互动交往中,

涉及集体经济的发展、多元主体的价值观交换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有助于唤醒农民的角色意识,从而助推乡村治理多元化、法治化<sup>[10]</sup>,积极响应了“治理有效”。

### 1.5 增加农民收入

乡村旅游与生态要素的联动,催生出多种旅游服务业态,使农民能够分享其带来的增值收益。一方面,乡村旅游进一步开拓了农产品销售市场,农民可以实现农产品自产自销,从而增加个人收入;另一方面,乡村旅游拓宽了农民就业渠道,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得服务业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农民可以通过资源入股或劳动力出售的方式解决个人就业和增收问题,积极响应了“生活富裕”。

## 2 颍上县水生态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

安徽省颍上县南临淮河,中跨颍水,是淮北平原少有的“水乡”。近年来,颍上县坚持“生态旅游带动战略”,基于独特的水生态风光,以水为媒,创造性地设计了一条以5A级风景区——八里河风景区为核心的淮河风情旅游廊,将沿淮乡村由点串线,打造水生态乡村旅游名片。水生态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状况是乡村主体的水生态景点与游客客体的旅游决策之间供需相互作用的结果。本研究从供需视角分析其发展现状,以探析水生态乡村旅游目前发展的现实情境。

### 2.1 水生态乡村旅游供给情况

颍上县境内河网如织,湖泊棋布,有“五河三湾七十二湖”之称。基于优越的水资源,旅游规划处处突显水生态的特征。县域内现有依水而建的国家级景区7个,其中5A级风景区1个、4A级风景区3个,3A级风景区3个,在地方政府的扶植下涌现的水生态乡村旅游点数十个。相比于南方的青山秀水,颍上“水乡”提供给游客平原沃野中大河交汇的柔美和开阔。淮河风情旅游廊是颍上县水生态乡村旅游的代表性项目,沿线乡村景点依淮河而建,见表1。

表1 颍上县淮河风情旅游廊主要水景观及特征

景点	资源禀赋	定位	产业发展与培育
八里河风景区	国家5A级风景区,以鸟语林、十二花岛、13.2 km <sup>2</sup> 的水体面积等为吸引点	全国闻名的集娱乐、休闲和度假于一体的特色景区	生态康养产业 研学产业 会展产业
王岗淮罗庄台	国家3A级风景区,以人工岛、滩涂风貌、渔家体验等为吸引点	和美乡村的生态样板	休闲观光产业 鱼虾综合养殖业

续表 1

景点	资源禀赋	定位	产业发展与培育
半岗邱家湖	盛产稻米、鱼虾,近 13.3 km <sup>2</sup> 的天然草场; 佛教文化浓厚,县级文保单位-清凉寺	宗教旅游 古镇古迹	文旅产业 特色有机农业
关屯湿地	独特的行蓄洪区风景,以沿淮滩涂湿地见长	观光、休憩的生态高地	观光休闲产业 生态农业产业
润河小河湾	淮上草原沿堤十数里; 回族集聚地,民俗色彩浓厚; “一定把淮河治好”党史发源地	皖北小洱海	摄影产业 露营产业 文旅产业
南照	以楚平王观水台、南照寺为代表的古迹众多; 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优质农产品集聚地	“襟淮带润”的商贸名镇	有机农业产业 水运产业

## 2.2 水生态乡村旅游需求情况

旅游产业是依托游客流动的产业,客源市场是旅游业发展的必要条件<sup>[11]</sup>。宏观来看,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高楼大厦、百货商场对公众来说已司空见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往到自然质朴的乡村中“偷得浮生半日闲”,自然绿色的生态休闲型乡村旅游成为旅游市场上的消费热点。具体来看,乡村旅游市场的范围大多为近程市场,目标市场主要是附近城市 1~2 日游客<sup>[12]</sup>。一方面,颍上县列于“全国人口十强县”榜单,内部市场消费实力足。截至 2022 年末,

颍上县户籍人口 178 万人,常住人口 119.4 万人,人口基数远超绝大多数同等级县城,使得本土的乡村旅游有基础市场。另一方面,颍上县地理位置优越,属长三角腹地,具有承东启西、通达南北的区位优势。方圆两百公里内有上亿人口,这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客源市场。如图 2 所示,近十年来,即使 2020 年旅游接待人数及综合收入受疫情影响出现短暂下滑,旅游市场整体上仍呈上升趋势。综上,颍上县水生态乡村旅游市场需求旺盛,发展潜力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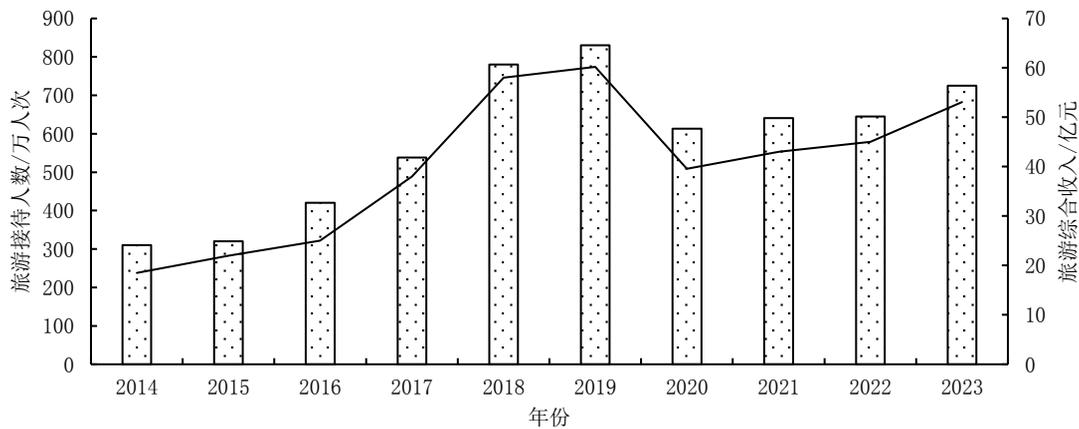


图 2 颍上县 2014-2023 年旅游接待人数及综合收入统计

## 2.3 经济社会效益

颍上县的水生态乡村旅游初具规模,已成为当地的支柱性产业,有力地带动了乡村振兴。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优化产业结构。自颍上县提出“生态旅游带动战略”,三大产业结构由 2014 年的 24.5:53.7:21.8 转变为 2023 年的 14.1:39.9:46。旅游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撬动了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逐步转移到服务业

部门,使得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二是打响文化品牌。颍上县地域文化多样,其中管子文化在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基于文旅融合的发展理念,颍上县连续举办了十七届管子文化旅游节。2024 年,在八里河风景区打造的管子历史剧《颖上行》夜游项目深受好评和追捧,管子文化 IP 业已成为徽风皖韵标识下一张靓丽的旅游名片。三是改善人居环境。水生态乡村旅游属于环境友

好型产业,为打造生态高地,截至2023年11月,颍上县围绕道路硬化、路灯亮化、村庄绿化、环卫洁化、水体净化、环境美化“六化”目标,建成131个美丽集镇、美丽乡村和美丽庄台,有力地改善了人居环境。四是提高农民参与。以八里河为例,为保障生态环境质量,八里河通过定期召开“村头会”,发动群众开展“清洁文明户”等红黄榜动态评选活动。仅2023年上半年,排查自然庄103个,整改问题60个,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事民议、民事民管。五是增加农民收入。总体上看,从2014年到2023年,颍上县的旅游收入从18.5亿元增加到53.1亿元,增长了近2倍。具体以淮罗庄台为例,2023年,相较于王岗镇所辖村的村均集体收入34万元,淮罗庄台实现了村集体经济收入80万元,历时数年实现了贫困村到致富村的蝶变,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增收。

### 3 水生态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存问题

水生态乡村旅游赋能开辟了乡村发展新路径,催生了乡村变革新文明,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社会效益。但通过实地观察、深度走访发现,水生态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仍存在一些现实梗阻。

#### 3.1 资源整合失序,共生共建落实不力

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优势是水生态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必然途径。水生态乡村旅游通过水体串联能够实现沿岸乡村的协同共生,具有发展共生经济的生态基础。淮河风情旅游廊正是颍上县利用水的纽带作用而做出的前瞻性设计。然而,调查发现,实际开发缺乏系统性的共建培育,资源整合处于混乱和失序的状态。具体体现在联动困境、同质困境和公平困境三个方面。

联动困境表征为水生态乡村旅游上下游联动失效,分散化经营突出。政府及景区经营方认识到,利用淮河纽带作用而形成的利益联结,能够实现沿岸乡村互惠共生,但却并未做到知行合一。出于追求最大经济效益等因素的考虑,核心景区的联动更多体现在与城区景点的联动上。以交通为例,颍上县围绕八里河景区建设的两条旅游专线公交,都是连接其与县城内管仲老街、明清苑等景点。而该景区到其他沿淮乡村景点尚未开通直达的专线公交,这在极大程度上限制了沿淮乡村的游客招徕能力。因此,受制于匮乏的配套公共服务和“只管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开发思

维,各景点各自为政,导致无法实现旅游廊的聚势跃迁。

同质困境表征为定位同质和项目同质。资源禀赋依赖造成旅游乡村“路径锁定”。调查发现,沿淮乡村旅游多完全围绕水做文章,均以“休闲”“亲水”“观光”为目标定位,在不到一百公里的旅游廊上以此为卖点,打造了大量渔家乐、休闲农庄等基本旅游业态,开发项目多有雷同。同质化发展不仅带来了审美疲劳,降低了游客的审美体验,更使得沿线乡村之间的共赢关系失效,代之以激烈的竞争关系。

公平困境表征为开发投入失衡,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囿于有限的资金和人力,区域内水生态乡村建设水平往往参差不齐。为了打造水生态旅游“样板间”,大量数字技术及生产要素被集中投入某一景点,公共资源持续向其倾倒。发展等级影响资源在不同区域内的“公平式”分配,发展级别越高的景点,意味着财力、物力的支持更加充足,而其他欠发展乡村却陷入资源匮乏、低迷运转的泥潭,乡村旅游点建设差距愈加显著。

综上,沿淮水生态乡村旅游点之间的资源整合与调配仍处于探索阶段,基于生态支撑的旅游共建尚未落实,共生经济发展受限,难以发挥旅游廊的规模效应。

#### 3.2 文化挖掘不深,保护传承力度薄弱

文化是发展乡村特色旅游业的根基,也是增强游客精神认同的关键,在旅游发展中起着核心吸引力作用<sup>[13]</sup>。调查发现,在实际水生态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重观光休闲,轻文化挖掘,热衷于“观光”“休闲”的建设思路,以景色观光游览为主要吸引点。这种完全围绕水生态的建设理念使得水生态乡村旅游赋能下的乡土文化振兴难以实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文化呈现薄弱。一方面,受限于政府的微薄财政支持,乡村中难以建设可供文旅参观的物理空间,导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因找不到合适的物质载体而无法表达;另一方面,即使部分乡村建设了村史馆等,静态的陈列展示仍然不能够给予游客新鲜体验,带来走马观花式参观。

二是文化教育功能开发欠缺。目前水生态乡村旅游主要将目光聚焦于物质文化的娱乐观光功能,而忽略了非物质文化的教育功能。调查发现,乡村聚落景观、自然生态景观等物质文化资源利用较佳,而对不同乡村的历史杰出人物、治

水史迹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仍显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缺少水生态乡村旅游应有的科学文化内涵和教育功能。

三是文化市场化程度较低。作为一座拥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文化的古邑,颍上县有着厚重且丰富的文化底蕴。然而,由于文化开发保护意识淡薄,其对优质文化遗产、优良时代精神、优秀民俗文化的整理、挖掘及营销不够。例如,淮河治理党史、行蓄洪区中“王家坝精神”、少数民族聚集区民族文化、古城宗教文化等宣传包装产品化程度较低,尚未实现文化资源切实转换成旅游红利。

由此,水文化、民俗文化等乡土文化的缺位在极大程度上掣肘了水生态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整体实现效果,使得文化振兴难以实现。

### 3.3 农旅融合滞后,乡村经济发展缓慢

农旅融合本质上是农业和旅游业良性互动的过程<sup>[14]</sup>,能够实现农业价值升级和农民增收,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助推器。然而,调查发现,水生态乡村旅游地多注重水生态而忽视农业生态,多注重生产而忽视服务,多注重地理标志申请而忽视品牌效应激活,农旅融合形势处于初级阶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在生态融合方面,相较于水生态,农业生态与旅游业的融合程度较低。水生态乡村通过发展岸边露营、河面观光、亲水嬉戏等旅游活动,积极推进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较之下,对乡村农业生态景观的开发利用尚浅,对其观光经济价值认识不足。

在服务融合方面,乡村服务水平滞后。乡村旅游经营者多为当地农民,受限于小农思维和个体学习能力,农民经营的旅游服务多数呈现低层次、粗放式特征,开发了大量仅是吃农家饭、赏农家景的低端农家乐。由于村民普遍缺乏参与旅游建设的能力和素质的原因,导致服务项目逐渐在游客“只看第一、不看第二”的消费决策中被淘汰。

在产品融合方面,农产品品牌效应欠佳。颍上县物产丰富,各乡镇积极创建、认证了多项农产品品牌。截至2023年7月,颍上县有绿色食品44个、无公害农产品55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1个。然而实际中,产品质量优与市场占有率低之间的矛盾凸显。例如,八里河笨鸭蛋产于八里河两岸农民散养的大麻鸭,具有绿色、高营养、口味好等优势,但与同类产品高邮鸭蛋相

比,因在全国缺少知名度等,销量远远落后。酒好也怕巷子深是当今及未来旅游的长期特征<sup>[15]</sup>,如何激活农产品品牌效应成为现实追求。一言以蔽之,农旅融合升级缓慢导致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动能未被充分释放,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仍待夯实。

## 4 水生态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优化对策

水生态乡村旅游的赋能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通过构建旅游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旅游地文化与经济成为一个协调整体<sup>[16]</sup>,对现实梗阻进行纾困引导,从而有效发挥水生态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动力加持,为乡村地区带去全新的发展机遇。

### 4.1 共享水旅游,激活生态潜力

解码“水动能”是水生态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立根之本,资源的有序开发是关键着力点。乡村旅游应遵循“先富带后富”的原则,通过重点旅游资源的带动,实现共生经济的繁荣。而旅游资源属于公共物品,在跨区域的旅游资源联合开发中,“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发展应该是主要形式<sup>[17]</sup>。针对联动困境,加强协调沟通,层层落实责任,以确保旅游廊开发与顶层规划相呼应。政府要合理利用涓滴效应,明确由核心乡村景区在信息化建设、服务人员培训等方面带动次核心乡村景区,提升完善旅游廊乡村间公共服务互联体系,为发挥区域联动效应创造物质基础,最终相互啮合实现沿淮乡村的互惠共赢。从而切实实现以水为纽带推动旅游集群发展,将水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变“施工图”为“实景图”。

资源的惯性导致水生态乡村旅游部分同质化不可避免,总体规划的差异性是有效途径。政府部门在宏观上要引导乡村旅游产业科学布局,避免无目的的一哄而上或随意开发。除共有的相似水生态景观外,沿淮乡村都有各自吸睛的一面,要重点关注和依托差异化资源,因地制宜,灵活设置旅游节点,以实现一村一特色,一村一风格。景区经营方要严格把关新建项目,通过建立乡村旅游项目的考评体系与评价标准,保障优质项目供应,以创新游客体验之旅。另外,旅游业属于政策性行业,尤其在发展初期,受限于启动资金、用地困难等,乡村旅游需要政府政策的触发和协调。针对公平困境,政府要正视马太效应,确保

旅游廊沿线乡村的稳定均衡投入。同时,要认识到旅游区串联对形成难以复制的乡村旅游产品起着强效作用。通过协调乡村同频共振,真正使旅游区的串联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由此,确保水纽带作用得到切实发挥,为共生经济发展搭建有利空间,真正解决乡村旅游长期存在的“小、散、弱”状态<sup>[18]</sup>,实现共同振兴。

#### 4.2 构筑文化游,培育内驱动力

文旅融合是水生态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灵魂。政府对水生态乡村旅游自上而下的引领能够使成效在短期内“立竿见影”。但是,仅靠外部拉动的发展使得赋能并不具有可持续性。深化以文塑旅路径,为实现文化振兴提供内涵丰富的文化建设主阵地,为赋能乡村振兴打造内驱动力才是长久之计。构筑文化游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是文化情景化。一方面,文化要借合适的物质载体得以呈现,各乡村要整合利用本土文化建筑表达乡村文化。例如,淮河治理历史遗迹润河红楼,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治淮伟绩的见证,有着较大的历史文化价值。润河镇可以将红楼作为物质载体,搭建“一定把淮河治好”党史故事的物理空间,从而进行红色文化呈现;另一方面,以文传文,利用地方艺术形式展示活态文化。例如,利用花鼓灯、推剧、淮河锣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围绕治水史迹、民风民俗等进行沉浸式舞台演绎,以发挥出其深厚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化感召力,使游客获得饱满的文化体验。

二是文化主题化。乡村要建立独特的文化符号,以形成符合当地资源禀赋背景的文化主题,开展主题教育。以水文化为例,要紧抓水文化科普教育。一方面,利用历史遗址兴建水利展示馆,利用光影技术、3D影像等,向游客展示水利建设的辉煌成就。另一方面,积极整合水文化资料,结合行蓄洪区“舍小家、为大家”的开闸泄洪历程,开展水情水灾教育和时代精神教育。

三是文化产品化。乡村景区要盘活地域文化,发展文创产业。作为地域文化身份再现的媒介物和对游客有着记忆价值的文化产品,乡村旅游纪念品目前是文创产业关注而未被充分开发的内容<sup>[19]</sup>。地域文化是乡村的胎记,通过在纪念品中植入地域文化,如泥人、柳编、地标模型等多种产品形态,发挥文创的推广价值,从而形成游客与旅游乡村的情感联结。

#### 4.3 丰富休闲游,释放经济活力

农民增收是水生态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

核心目标,是赋能效力的直接体现。农旅融合要求果、蔬、渔等产业景区化,让农产品变成旅游地商品,让农民成为经营者<sup>[20]</sup>。

一是农业景观景区化。将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有机融合,基于农业景观存在的“节律化”特征,利用农业生物技术打造具有个性的农业景观,以激活其观光经济价值。例如,春季的万亩油菜花,夏季的稻田画,秋季的金色麦田游,冬季的河面捕鱼。同时,紧跟市场风向,将稻田画、花田等包装成网红打卡点,有效利用旅游业的“乘数效应”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sup>[21]</sup>。

二是农民从业规范化。乡村旅游协会作为连接旅游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对于保障旅游者合法权益、倒逼旅游景区转型升级具有积极作用<sup>[22]</sup>,在一定程度能够推动旅游行业健康持续发展。通过创建乡村旅游廊协会,搭建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学习交流平台,利用组织资源,定期进行旅游接待职业培训。具体通过经营技能传授、服务理念植入培养服务型的从业人员,以期提高农民的整体经营素养,在互动中为游客提供舒适的服务体验。

三是农产品区域品牌化。农产品区域品牌化是指依托地理标志载体,对区域内农业品牌进行聚集,联合打造品牌口号、品牌文化等,以形成品牌合力。作为无形资产,其对带动农产品销量、取得消费者信任起着关键作用。水生态乡村旅游要以生态禀赋为引擎,营销有机、天然、新鲜农产品卖点,打造“颖”字号区域农产品品牌;以旅游消费为契机,通过在乡村搭建绿色消费市场<sup>[23]</sup>,形成农产品集群,再利用集聚效应为区域农产品品牌打开市场,从而发挥旅游产业对畅通生态农产品销路的溢出效应。

综上,休闲游以水乡的自然生态和生产生活为核心吸引力,通过观赏-互动-购买,释放农村资源的经济活力,不仅能够促进乡村产业融合,更能够推动乡村经济高质、健康发展,以实现产业兴旺、生活富裕。

#### 参考文献:

- [1] 金铂皓,马贤磊.生态资源禀赋型村庄何以实现富民治理——基于浙南R村的纵向案例剖析[J].农业经济问题,2024(6):87-104.
- [2] 李永娇,谢蕊,王艳华.乡村旅游扶贫效应的贫困居民感知与需求分析——基于吉林省延边州和龙市的调查[J].东北农业科学,2020,45(5):126-131.
- [3] 李和平,赖文韬,付鹏,等.以“水”为主线的乡村转型发展

- 策略探索——基于“水”多元价值的再认知[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22, 37(2):141-148.
- [ 4 ] 项清, 于欢, 阚媛珂, 等. 横断山区河流水系对乡村聚落分布的影响特征——以岷江上游为例[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3, 32(7):1510-1520.
- [ 5 ] 郑耀星, 刘国平, 张菲菲. 基于生态文明视角对福建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思考[J]. 广东农业科学, 2013, 40(7):211-214.
- [ 6 ] 郭涛. 生态宜居理念下的乡村滨水景观规划——以浙江省象山县长塘河为例[J]. 湖北农业科学, 2023, 62(6):120-124.
- [ 7 ] 丛睿, 王海龙. 做好流域治污防汛水利工程助力乡村生态旅游发展以某市为例[J]. 给水排水, 2022, 58(8):208-209.
- [ 8 ] 黄祖辉, 胡伟斌.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十大重点[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7):15-24.
- [ 9 ] 张香菊, 张康旭, 张红喜.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环境正义实现途径[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9, 40(11):297-302.
- [ 10 ] 刘金科.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的困境与对策[J]. 东北农业科学, 2024, 49(2):108-112.
- [ 11 ] 奚星伍. 颖上县旅游发展路径研究[J]. 低碳世界, 2015(32):7-9.
- [ 12 ] 杨美霞. 新旅游时代乡村旅游目的地构建中应关注的若干问题——以泰州为例[J]. 社会科学家, 2020(4):75-79.
- [ 13 ] 徐强. 乡村振兴背景下南京黄龙岷茶旅发展模式与优化路径分析[J]. 辽宁农业科学, 2024(1):64-67.
- [ 14 ] 李丹. 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旅融合发展动力系统的构建[J]. 农业经济, 2023(7):135-137.
- [ 15 ] 张耀军, 齐婧含. 乡村旅游与文化融合的路径选择[J].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19(4):85-91.
- [ 16 ] 冯卫红. 基于系统观的水利风景区旅游可持续发展探讨[J]. 水利经济, 2010(6):57-60.
- [ 17 ] 宋徽, 蔡雪洁, 张毓. 城镇化诉求下皖北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研究[J]. 宿州学院学报, 2014, 29(1):1-3.
- [ 18 ] 银元, 李晓琴.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8(5):182-186.
- [ 19 ] 刘永孜, 邹锋. 凝视—表演—共创: 游客研究转向下的纪念品与设计研究[J]. 艺术设计研究, 2023(2):77-82.
- [ 20 ] 黄黎容, 吴双. 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振兴研究[J]. 江西农业学报, 2022, 34(5):204-209.
- [ 21 ] 刘晓燕. 西安市休闲农业资源基本特征及评价[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0, 41(2):298-304.
- [ 22 ] 陈敏, 章锦河. 旅游行业协会的价格功能定位分析[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8, 34(1):144-148.
- [ 23 ] 刘磊, 龚鹏程. 农村“小田并大田”改革模式探析[J]. 东北农业科学, 2024, 49(2):95-101.

(责任编辑:王昱)